

Life is a game — 系列《Anconette del cuore》的引言

生命是一场独立于理性的游戏，
它穿过现实的物理界限，汇入精神。
生命是一场自由的游戏，而艺术是一件玩具，
它放弃了拜物的角色，
回到自己游戏性的、神圣的本性，
因为只有“严肃的”游戏（孩子们所玩的游戏）
才懂得把我们抬到那些美与圣洁的高处，
那些理性无法抵达的高处。

不必把它看得太重，那不过是我们的生命，
一支绊脚不断的舞，
一场满是抚摸的狂怒，
一场不可能输掉的崇高游戏。

如果我们全部的社会、文化与艺术构造，最初都作为
游戏而诞生，那么我们不妨设想：玩与活是同一回事。

生命是一场“一无所知”的游戏：
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往哪里去，
一场开放世界、开放结局的游戏。

玩耍应当是第一诫命；意大利应当是一个
建立在“敢于把人生当游戏来玩”这一勇气之上的共和国。
在《玩具总动员2》里，臭皮特是一个老淘金者玩偶，他从未被拿出过
原来的盒子，从未活过；他把自己在东京博物馆的
陈列，看作自身存在唯一的救赎可能。

如果我们不去玩自己的生命，
就没有人能享受它，
即便日后也不能，
哪怕它被保存得完好如新，
从未使用。

游戏与玩具是我们对周遭世界之权力的隐喻，是我们曾无所不能、曾是那等待着我们的未来
之创造者的记忆。

我做的这些小祭龕，是我们过去玩耍的匣子，永远纪念我们曾是孩子，纪念我们围绕着那个至今仍住在我们体内的孩子，造出了我们自己。

这些小祭龕是记忆的匣子，是时空之窗，能把时间停在某个确切的瞬间，停在一刻亲密的凝视与冥想里。

它们可以用来装主人的物件，或者装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时代的圣像；它们是过去时间的盒子，不朽的圣像，献给世俗神祇的许愿，时间线上的小旗，还愿物——带着图像、音乐、气味、词语、耳语；它们是暗示，是对过往时间的召唤。

它们的神圣性在于：它们生来就是闭合的、秘密的，对除我们之外的一切眼睛隐蔽。它们镀金上漆的内部，代表心脏，代表我们体内的那个孩子，代表我们生命中那一口时间的音乐与声音。

这些小祭龕是心之记忆的保险箱。

盛放我们心脏的那只盒子，经受过生活的风雨，像一座罗马式教堂；盛放我们心脏的那只盒子毫不美丽，它锈迹斑斑，只有用对了钥匙才打得开。

祭仪作为神圣的游戏而兴起、成长；诗诞生于游戏，并继续以游戏的形式存活；音乐与舞蹈是纯粹的游戏；智慧与知识显现于神圣的竞赛；贵族生活的种种惯例建立在游戏的形式之上；文化在其原初阶段是被玩出来的，文化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发展。

约翰·赫伊津哈

当你满怀爱意地把自己的孩子抱在怀里之后，你就能够深深地看进去了。

一行禅师

把你自己观想成一个五岁的孩子，并邀请这个孩子与你同在——那个仍活在你体内的男孩或女孩

一行禅师

一样东西，既不含有用处，也不含真理，也没有可供比较的价值，甚至也没有害人的能力，那么最好按照它所具有的优美和它所给予的快乐来评判。

这样的快乐，就是游戏。

柏拉图

在柏拉图的对话《法律篇》(Nomoi) 里说：[.....] 人 [.....] 不过是众神制造的一件玩具，而这实在正是他最好的部分。依照这一看法，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都必须尽可能好地玩着这场游戏来度过一生。

柏拉图

凡是在劳作与生产的地方，我们都不与神祇同在，我们自己也不是神圣的。诸神既不生产，也不劳作。

韩炳哲

在金融危机之中，希腊发生了一件看似来自未来的事。几个孩子在一所塌毁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大捆钞票，并把它们派上了全新的用场：他们开始拿它们玩，把它们撕碎。

这些孩子在某种意义上预演了我们的未来：世界成了废墟。在这片废墟之间，我们像那些孩子一样，拿着钞票玩，把它们撕碎。那些希腊孩子亵渎了金钱、资本、这个新的偶像，因为他们把它派上了完全不同的用场——也就是拿它来玩。亵渎忽然之间把今天如此被拜物化的金钱，变成了一件玩具。

韩炳哲

Qui nolet fieri desidiosus, amet.

（不愿变得怠惰的人，就去爱吧。）

Luca Motolese · Torino 2018

motolese.com — 原文为意大利文